

【研究紀要】

從教廷外交的觀點看中梵協議之內容、 現況、影響和展望*

陳 聰 銘

(獨立歷史研究者)

摘要

中梵於 2018 年 9 月 22 日在北京簽訂任命主教臨時協議，開啓了中梵關係新頁。簽約兩方基於協議屬實驗性質，同意不對外公開內容，兩年一期可續約，至今續約兩次。本研究目的以中梵協議實施情況為主軸發展，探索協議可能主要內容，實施運作流程、成果、障礙、產生的問題、未來展望，以及協議對兩岸四地華人天主教會政教關係和臺梵外交的影響。本研究觸及的主要議題有兩方面：一、中國政府與教會關係之層面，包含中國政府透過政治措施和法令規範因應協議實施後產生的問題，「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之角色，官方公開教會團體與地下團體之互動，以及協議對兩個團體的影響。二、教廷外交：爲了維繫與中國政府的對話與中梵協議，一方面，教廷透過指令和教宗精神影響力引導中國神職接受協議安排；另一方面，教廷從事國際外交以拉近中梵關係。本研究以兩方面做出結論：一、從中梵協議實施的成果，歸納出對兩岸四地華人教會和政治外交之影響與未來展望；二、推斷出教廷爲突破中梵關係之瓶頸階段，以回歸天主教會傳統的方式處理主教任命之問題。

關鍵詞：中梵協議、中國主教任命、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自選自聖、教廷對華外交

* * *

註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斧正與建議

壹、前言

2018 年 9 月 22 日教廷外交部副部長卡米雷利（Msgr Antoine Camilleri）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於北京簽訂任命中國新主教的中梵臨時協議，開啓了中梵關係新頁。簽約兩方基於協議屬實驗性質，^①同意不對外公開內容，雖然教廷新聞室在同時發出聲明，稱是「爲了任命新主教」（Vatican News, 2018），但是協議內容仍引發各方揣測。2020 年 10 月 22 日協議續約時，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在公開場合指出「爲了使對話所結之果實更爲堅實，就需持續下去……協議的目的就只有任命新主教……協議不可能處理所有問題，我們很清楚地了解關係正常化之路還很遙遠。」（Vatican News, 2020c）無論如何，協議內容不公開，已足夠引發各方高度的好奇心和臆測。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觀察雙方五年多來至今（截至完稿日 2024 年 4 月 16 日）的互動，以中梵協議實施情況爲主軸發展，探索協議可能主要內容，實施運作流程和成果、障礙、產生的問題、協議對陸、臺、港、澳天主教會和教廷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影響，以及未來展望。本研究觸及的主要議題有兩方面：

一、中國黨政領教運作方式：中國政府透過政治措施和法令規範因應協議實施後產生的問題，以及中方利用協議和「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主導中國教會之做法，在此一政教關係層面上，吾人尚需深入了解官方公開教會團體與地下團體之互動，和地下轉入官方團體之原因與方式，以及中國神職與教徒對中梵協議之看法。

二、教廷推動國際外交維繫與中國對話：教廷的中國政策基礎是對話，中梵協議是雙方對話的唯一官方渠道，教廷有兩個措施以維繫之：一方面透過指令和教宗精神影響力引導中國神職接受協議安排；另一方面，從事國際外交以拉近中梵關係。這一部分著重於從教廷外交的角度來審視教廷的因應之道，以及對中梵關係之影響。

本研究在總結中，首先以教務和政治外交兩層面歸結協議對兩岸四地教會，以及對教廷和中華民國臺灣邦交之影響；再者，推斷出教廷爲突破中梵關係之瓶頸階

註① 簽約雙方均由次長級官員簽字，雖然效力不變，但是筆者認爲對教廷外交慣例而言並不尋常，特別是中梵首次簽訂官方協議，是教廷期待已久之事。或許這一跡象也透露出這協議具實驗性質，雙方最高領導人，或總理國務卿級高層避免會面簽約，是爲了不要給協議太多「重量」，往後給己方「太多負擔」；再者，雙方最高領導人見面的時機也未到。

段，以回歸天主教會傳統的方式處理主教任命之問題。

為求客觀、公正、忠實地陳述分析史實與時事，本研究以教廷、中國政府官方和中國教會網站原文報導為主要資料來源；如是國際媒體文章，也只引述當事人的訪談內容與發言。此外，內容中肯正確的學術論文、網路資料，以及天主教教會出版期刊和法典也是作者參考論述根據。

貳、天主教普世教會主教任命與中、 梵協議之運作模式

從中國天主教會在 1957 年以後的發展來看，愛國會和任命「非法主教」^②相依存，有如銅板的兩面，成為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 2005～2013）時期以前中梵對話的最大阻礙，也成為現階段中、梵對話主要議題。

一、普世教會新主教產生之方式

主教是天主教信仰生活和當地教會運作中心，主教任命方式經千百年的演變，以教會法規定的標準過程而言，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同時，主教團、個別主教和教廷使節在廣泛徵詢各方意見後，可定期向聖座推薦適當新主教人選，在當事人同意後，擇期祝聖。一般而言，教廷與當地政府有良性互動和默契，不需徵取政府意見或同意（陳介夫，2011，§376-380，頁 284-287）。

在歷史中教廷授予若干國家政府和當地教會對新主教任命表達意見權利，導致有些國家地區流程發展至今與當今教會法規定之標準程序略有不同，例如奧地利境內教區有權在教廷提供的三名候選人名單中由教士會議選出一人，再由教廷正式宣布任命（AAS, 1934, p. 252）；瑞士境內各州教區（APIC, 1991）、德國也是各邦情況不一，^③流程各有不同（AAS, 1957, pp. 201-205; AAS 1995, pp. 129-133;

註② 所謂的「非法主教」之意，是指以教會法角度言是非法，但職權有效。1960 年代教廷有做此討論與共識，參閱陳聰銘（2016，頁 313）。

註③ 瑞士情況頗複雜，巴爾（Bâle）教區則是先徵詢相關人員與機構意見後擬出一份六名候選人名單呈給教廷，教廷選出一名；夸爾（Coire）教區在教廷提供的三名候選人名單中由教士會議選出一名；聖蓋爾（Saint-Gall）教區寄一份六名候選人名單至教廷，如果教廷同意該名單，該教區選出一名。至於德國境內各邦情況也不一，大致上是教廷圈選其中三名，再由教區選出一名，之後，教廷確認後發布任命令。

Tkhorovskyy, 2004, pp. 89-98)。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和梅茲 (Metz) 主教因拿破崙與教廷在 1801 年簽訂政教協定，規定法國元首有權提名新主教人選，再由教宗任命。1905 年法國政府頒布《政教分離法》(Loi de Séparation des Eglises et de l'Etat) 廢除該政教協定，使境內所有教區主教產生流程合乎當時教廷規定，但是當時上述兩個城市所屬的阿爾薩斯 (Alsace) 和洛林 (Lorraine) 兩省都歸於德國，所以至今法國總統是全世界唯一享有提名主教之權的國家元首，雖然只限於法國這兩個城市 (Metz, 1986, pp.71-73, pp.81-82)。^④不論世界各地情況各異，但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廿世紀後普世教會各地主教最終都經由教宗同意而產生，流程均是由教會人士主導，政府並不干預 (除了中國和越南等國家為特例之外)；法國是例外，但是通常總統在提名前都已充分溝通達成共識之後，才進行提名並提交教廷表示意見完成程序。

歷史中曾出現政府不同意教廷建議的人選之情形，如 2004 年 11 月 22 日越南政府因特殊原因拒絕教廷屬意人選 (Cath.ch, 2004)；或政府建議之人選遭教廷反對，如 1924 年發生在法國南部尼姆 (Nîmes) 新主教人選 (Vavas seur-Desperriers, 1996, p.782)。

教廷在廿世紀以後逐漸加強教宗權限，致力於收回任命主教權，1983 年頒布的現行教會法中也載明「今後不再授予國家政權任何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主教的權利及特恩」(陳介夫，2011，§377-5，頁 286)；同時，也侷限於上述現存特例，或教廷與某國家政府就不同方式任命主教達成協議：「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選出的主教」(陳介夫，2011，§377-1，頁 286)，這就是本研究論述主題。

二、中梵協議前後新主教產生流程之演變

1957 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簡稱「愛國會」)成立，在往後選任、舉辦教區主教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自 1957 至 2018 年 9 月 22 日為止，共有 97 名新主教透過此管道選出祝聖，其中有 71 名不被教廷承認而成為非法主教 (不包含協議簽訂當天教宗發布寬宥承認牧職者 8 名) (沙百里，2014；Catholic-Hierarchy,

註④ 直到 1975 年，全世界有五個國家元首享有提名主教之權：海地、秘魯、西班牙、摩納哥和法國，但除了法國之外，其他國家都在 1984 年以前先後放棄此提名權。

n.d.)。⑤本篤十六世時期的教廷在 2007 年 5 月 27 日發出一封致中國教會的牧函中，並不承認愛國會屬於天主教會機構，而是國家組織機構：「根據這些機構所宣稱的，其宗旨主要是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而這些，與天主教會的道理是不相容的（Pope Benedict XVI, 2007）」。

從 2018 年以前中國新主教產生的方式中，吾人可大致上了解流程：教區愛國會或教區委員會⑥人員先訪查詢問教區內神職人員、修女、修士和教友等人意見，再約談被推薦教士之個人意見，獲推薦之人選可能一至三位不等，但也有許多情況是政府當局早已有口袋人選。之後，愛國會和教區人員再舉辦投票選出人選。一般而言如無意外，該人選都會自知將會被選出為新主教，這是內部默契或協調後的結果，候任主教會設法將消息盡速轉告教廷請求同意，中共對此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教廷再發出任命函，之後，教區再舉行祝聖禮；同時，也有原為非法主教事後獲教廷追認，這都是所謂的「雙承認主教」。但也有候任主教並沒有獲得教廷同意，一旦接受祝聖禮，就成為教廷眼中的「非法主教」。

為與中國政府進行協商，教廷高層依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所說的「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Pope Benedict XVI, 2007）為本，追求中國地上與地下團體合一的目標。雙方簽訂任命主教臨時協議時仍有七名主教不被教廷承認，教宗方濟各表達善意承認其牧職，⑦協議實施期間 2023 年底為止，共有六位新主教，分別是姚順、胥紅偉（天主教在線，2019a，2019b）、李輝、劉根柱、陳天浩和崔慶琪（信德網，2020a，2020b，2021a，2021b），⑧以及 2024 年至今產生的三位新主教

註⑤ 1950 年代有 38 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3 個事後教廷追認；1960 年代 16 個自選自聖主教，無一個獲教廷承認；1970 年代 1 個自選自聖主教，未獲教廷承認；1980 年代 19 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7 個雙承認；1990 年代 7 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1 個雙承認；2000 年代 9 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8 個雙承認；2010 年代有 7 個自選自聖主教，事後均獲教廷承認。經統計，97 名自選自聖主教，共 26 名事後獲教廷承認。

註⑥ 並非每個教區均設有愛國會，而由教區委員會處理。

註⑦ 他們是黑龍江岳福生、四川樂山雷世銀、安徽劉新紅、雲南昆明馬英林、福建閩東（福寧）詹思祿、廣東汕頭黃炳章、河北承德郭金才，以及 2017 年 1 月 4 日去世的湖北蒲圻涂世華等八人。

註⑧ 內蒙古集寧姚順於 2019 年 4 月 9 日當選主教候選人，8 月 26 日祝聖；陝西漢中胥紅偉於 2019 年 4 月 11 日當選主教候選人，8 月 28 日祝聖；山東青島陳天浩於 2019 年 11 月 19 日當選主教候選人，2020 年 11 月 23 日祝聖；山西臨汾劉根柱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當選為候選人，12 月 22 日舉行祝聖禮；甘肅平涼李輝於 2020 年 7 月 24 日當選為助理主教，2021 年 7 月 28 日祝聖；湖北武漢崔慶琪於 2020 年 9 月 17 日當選主教候選人，2021 年 9 月 8 日祝聖。由此六例得知，當選日和祝聖日之間應是呈請教廷同意期間。

（王躍勝、孫文君和吳奕順）^⑨（中國天主教網，2024a，2024b，2024c），共計九位新主教的成果。筆者根據這些新主教產生流程中的當選日和祝聖日，歸納出教廷願意接受中國天主教會現存的架構和運作方式，做為對話基礎，尋求開啓一個新的管道解開以往的歷史死結。

上述新主教祝聖時主禮者宣讀的主教團批准書內容頗值得注意，大陸的天主教會網站「天主教在線」（2019b）透露了胥紅偉祝聖禮中主教團的批准書：

「根據聖教會選舉主教的傳統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規定，當選了教區主教。經審核，選舉有效，現予以正式批准，此人選已經教宗同意。」然而，批准書與過往的不同，均新增了「此人選已經教宗同意」，以及刪減了「請在三個月之內由主教團的主教遵照教會禮儀的規定舉行祝聖典禮，一經祝聖即為宗徒的正式繼承人及主教團成員」一句。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批准書文中加上「已經教宗同意」字句，不見於協議前非法主教就職批准書。該網站又透露了據傳聞姚順和胥紅偉兩人早在中梵協議之前已獲教廷任命（天主教在線，2019b）。姑且不論此傳聞是否為真，^⑩這可顯示出協議簽訂後，雙方先就已達成共識的人選展開首波任命祝聖的流程。相較於 2018 年前的產生新主教流程，協議的最大改變是在既存的流程中最後添加教宗的同意權。在中國教會任命新主教流程中，選舉最終產生的人選是一人，也就是教廷收到的名單唯一人選，教宗只有同意或否決兩種選擇。自此，教宗有了最後裁決權，如是同意，則教區擇期舉辦祝聖禮。

這情況不同於其他國家主教產生的傳統模式。是以，教宗方濟各特別為中國教會開闢了一種新的方式，且全力配合中國的政教關係現況，教廷在中梵協議中讓與中國政府和教會相當大的權限。在中梵協議之下教宗所享有的任命新主教之權較之普世教會來說大幅減縮，而且中國教會問題複雜，使教宗在行使同意權時增添了許多限制和不確定因素。

註⑨ 河南鄭州王躍勝於 2022 年 3 月 22 日當選為候選人，2024 年 1 月 25 日舉行祝聖禮；山東濰坊孫文君於 2022 年 8 月 26 日當選為候選人，2024 年 1 月 29 日舉行祝聖禮；福建邵武（閩北）吳奕順於 2022 年 1 月 18 日當選為候選人，2024 年 1 月 31 日舉行祝聖禮。

註⑩ 其實筆者也從不同管道聽說姚順早已數年前獲教廷同意升任主教，但為求謹慎，筆者在無確切證據下，將胥紅偉同列為協議下所產生的主教。

三、協議實施後教廷發出《指導方針》解決神職加入愛國會問題

協議簽訂後，地下團體成員的反應成為問題重點，指責教廷聯合中共逼迫他們加入愛國會，違背天主教信仰。為了使中國神職決定是否應加入愛國會之問題時有所遵循，教廷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發出了《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Pastoral Guidelines of the Holy See Concerning the Civil Registration of Clergy in China）（後簡稱：《指導方針》）指示神職人員可應福傳和牧靈需要，以自己「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為衡量標準，決定加入愛國會與否；如果在進行民事登記時，當事人如不同意其中條款，可以附註書面說明，或口頭表明，可能的話在一位見證人下表達（Holy See Press Office, 2019）。教廷將決定權交給每位地下團體成員手中，不論同意與否，教廷都予以支持。是以，開始有更多的地下團體主教和神職登記加入公開團體；但也有不少人寧願堅守己志，或耐心觀察。

上述大陸新主教產生之流程是大多數正常順利的情況，也有特殊情形使流程略有不同，例如陝西鳳翔教區主教李鏡峰（1922～2017，1980 年起在職）是雙承認主教，但未曾加入愛國會。他去世前曾指定李會元為助理主教，但因李當時無加入愛國會，所以被列為地下團體成員，之後李會元加入愛國會，才有 2020 年 6 月 22 日成為雙承認主教之舉（鹽與光傳媒，2020）。以加入愛國會與否來界定是否為官方（地上 / 公開）團體成員其實是很複雜的問題，以中國政府的標準來看，答案應是肯定的，且是唯一門檻。李鏡峰可以獲「雙承認」身分主教而不加入愛國會，原因是李在世時，與地方當局維繫良好關係，（公教報，2017）可謂特例，以往的模糊地帶較多，現在這情況幾乎不存在了。此外，地方的政教關係與地方政府主政者的態度有很大的關聯，中國各地情況各有不同。

參、中方主導調任主教風波

上述兩團體走向合一，也就是地下團體主教加入愛國會時引發牧職問題，一如上述李會元之例。一般而言，中國政府和教區都會承認這些新成員原有牧職並繼續主持教務，但也可能造成該教區現有的行政架構調整和相關人員牧職變動的結果。以教會法規定，當正權主教退休或去世時，助理主教（Coadjutor bishop）可立即自動地成為繼任主教；但是輔理主教（Auxiliary bishop）無此權利，教廷需再另行任命他人，或正式發布人事令任命該輔理主教為正權主教方可（陳介夫，2011，

§403，頁 404-1，頁 413-1，頁 302-303，頁 309）。

2022 年 11 月 24 日江西餘江彭衛照由地下主教轉為江西教區官方輔理主教，但是並無事先告知教廷此調職之事，教廷新聞室於 26 日發布消息，指出：教廷「感到『意外和遺憾』，因為『江西教區』未獲得聖座的承認。這個事件的實施沒有按照梵蒂岡與中國雙方現有的對話精神，以及 2018 年 9 月 22 日簽署的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同時，教廷也因彭在受中國政府承認前受到政府長期且沉重的壓力而提出抗議，並「希望類似事件不再發生」（梵蒂岡新聞網，2022）。

這事件反應出四個問題，也應是教廷感到不快之原因：

一、彭衛照原本就是教廷承認的正權主教，但中方單方面調職，明顯地不尊重教廷和中梵協議以互信尊重為基礎之精神；

二、中方不在事先照會教廷之下，將彭衛照降級為輔理主教，這使往後正權主教懸缺時，彭無法自動繼任為主教，梵、中雙方屆時需再進行協商以任命接任者，徒增困擾，這也明顯地說明中方不尊重教廷以前所發出的任命人事權；

三、江西省在中國官方教會教區規劃為一個教區，主教是李穌光，但是在教廷版本承認的教區，包括餘江在內共有五個，彭衛照履行新牧職的教區並不被教廷承認，這使教廷和彭之間的管理關係成為一大問題。對教廷而言，有如彭被權力架空，且無合法教區執行牧職，彭衛照的問題使教廷措手不及。同時，彭牧靈對象擴大至江西廣大、大多數陌生的教區神職和教友，他的職權也遭降級削弱。

四、教廷之反應依據 2019 年《指導方針》所主張的「良心自由」之原則，加入愛國會與否均依各人自由判斷決定，不應受外界壓力，中國政府顯然並不加以尊重。

教廷於事發兩天後發出公告表示抗議，但是至今雙方尚無法提出方法以解決彭衛照教區地位之爭議。就在中、梵雙方關係籠罩在一層低氣壓之時，2023 年 4 月 4 日江蘇海門主教、中國主教團團長、愛國會副會長沈斌轉任上海主教，中方同樣未事先知會教廷。事發當天，梵蒂岡新聞室主任布魯尼（Matteo Bruni）發出的公告表示：「聖座從媒體獲悉這個就職儀式，關於對事件的評估，目前無可奉告」（梵蒂岡新聞網，2023a），直到 7 月 15 日教廷新聞室才正式發布沈斌擔任上海主教任命令（Holy See Press Office, 2023）。令人玩味的是「一會一團」官方網站中當天發出沈斌就職訊息（中國天主教網，2023），卻無刊載教廷於 7 月 15 日發布的人事任命令。

教廷對於沈斌調任之事感到失望的原因，除了未事先獲照會表達意見之外，應與十年前發生之事有關。上海教區歷史久遠，在中國教會中占有重要地位，不

僅教友神職人數眾多，對教廷來說是一扇窗子，因為前助理主教 ⑪金魯賢（1916～2013，1985 年起在職）促進中國政教和諧，也扮演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與教廷之橋梁。金去世前曾提拔兩位可能繼任人選：邢文之和馬達欽，但邢不久後辭去輔理主教牧職離開教務行政職務，馬於 2012 年 7 月 7 日晉升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時宣布以牧靈為主，退出愛國會（Crace, 2012），自此而被軟禁至今，雖然馬多次表示懺悔，並重回愛國會，但始終無法恢復自由身。上海主教懸缺了逾十年，或許教廷期待中共能同意馬達欽或邢文之重執牧職，而沈斌突然調至上海接任主教使教廷之期待落空。教廷國務卿帕洛林對外說明教廷最終同意追認沈斌新職的原因：

爲了教區的最大益處及主教牧職的履行有成效，聖父教宗方濟各還是決定修補在上海造成的這種不合乎教會法規的情況。教宗的用意基本上是牧靈方面的，這將使沈斌主教更從容地工作，從而推動福傳及促進教會共融（communion）（梵蒂岡新聞網，2023b）。

這兩個案子是協議簽署以來浮出檯面、最重大的風波，其他所出現的問題也逐漸受到關注，可想而知，不爲人知之問題更多、更複雜，雙方對話之路絕非平坦順遂。沈斌的案例證明他雖是主教團團長，但並非由自己或主教團決定調任之事，背後實是中國政府主導全局。

肆、審視協議實施後的成效

2018 年 9 月 22 日簽訂中梵臨時協議分別於 2020 與 2022 年 10 月 22 日獲續約，直至目前，協議實施的成果共有九位新主教獲雙承認，另有六位地下團體助理、輔理主教與正權主教轉為官方（地上）團體主教者。⑫兩團體的主教統計數字是：

註⑪ 對中共官方教會來說是正權主教。

註⑫ 河南南陽靳祿崗（2019.1.30 由地下主教轉為官方主教）、福建福州林佳善（2020.6.9 由地下主教轉為官方主教，2023.4.14 去世）、陝西鳳翔李會元（2020.6.22 由地下助理主教轉為官方主教）、山西朔州馬存國（2020.7.9 由地下主教轉為官方主教）、浙江寧波金仰科（2020.8.18 由地下助理主教轉為官方助理主教）、江西餘江彭衛照（2022.11.24 由地下主教轉為官方輔理主教），另有廣東汕頭地下主教莊建堅（2018.9.22 被要求退休，讓位給被寬宥的黃炳章，2019.1.12 退休）和福建閩東郭希錦（2018.9.22 被要求由地下主教降為輔理主教，讓位給被寬宥的閩東教區正權主教詹思祿，2022.10.4 郭宣布辭職）。上述相關日期與人物參閱網站（<https://www.ucanews.com/> 和 <https://www.vaticannews.va/>）。

2018 年主教總人數為 100 人，雙承認主教有 64 位，地下團體主教 36 位；2021 年底，共 98 位主教，雙承認主教有 71 位，地下團體主教 27 位；到了 2024 年 3 月底，總人數增為 100，雙承認主教人數 74（林佳善去世），地下團體減少為 26 人（扣除彭衛照轉為地上輔理主教）（聖神研究中心，2022）。這五年的統計數字因有主教由地下加入公開團體，明顯地顯示出地下與官方團體主教人數各有消長，中梵協議的確發揮作用。事實上，地下團體主教的人數是粗略統計，因為有多位主教下落不明，外界也難以知悉所有地下主教之確切身分。

中梵雙方各有所得，在此，可做一個現階整體評估。對中國方面：

- 一、愛國會和「自選自聖」獲教廷默認接受，並透過協議順利運作產生新主教，間接合理化習近平推動的「天主教中國化」政策；^⑬
- 二、強化公開團體主教陣容，打擊、分化、加強控制地下團體；
- 三、藉中梵協議和教廷同意之名義趁機收編地下團體成員；
- 四、透過與教廷共同任命新主教，整合教區，使教廷接受中國政府版本的教區規劃。

對教廷來說，所獲得的成績也是教廷長期以來欲達到的目標：

- 一、建立中梵雙方溝通的官方管道；
- 二、在中梵一致同意基礎上，共同任命九名新主教，而且有雙方同意的正當合法機制產生未來新主教；
- 三、協助地下團體轉入公開團體，身分與職務符合法規，活動可更加自由，促進兩團體合一，符合教廷初始設定的目標；
- 四、目前所有的中國主教都受教廷承認，與教宗共融，開創新局面。

以中梵雙方實際所得的成果來看，中國取得的利益主要在於使內政管控更加徹底，教廷則屬於教務人事管理和教宗任命主教權之層面上。換言之，以世俗政治的眼光來看，中國從協議中所獲得的是實質的政治利益，這也可以說明中共願意簽訂並續訂協議之主要動機。事實上，現階段中國政府對國內各宗教都採取極嚴厲的管控措施；如無中梵協議，應該也可以採取同樣的高壓統治行為，何以中共願意與梵蒂岡此蕞爾小國簽訂協議，作繭自縛？

筆者認為除了以上四點之外，尚可從四個面向觀察此問題：

- 一、國際外交考量：自習近平上臺後，政府高層對整體國際政治外交政策做了

註⑬ 習近平政府的「天主教中國化」政策內容範圍廣泛，含括以任命新主教為目的和作用的中梵協議。是以，本研究對此議題只點到為止，針對本研究主題論述。

一個大調整，從以往的「韜光養晦」路線，轉變為「積極有為」的大國外交策略。當中國在世界舞臺擴大活動空間，積極發揮影響力時，不免也與梵蒂岡以人道救援、追求和平為目標的外交活動有所交集和接觸，是以，中國領導高層不得不調整過往將梵蒂岡視為無足輕重、無國際影響力的小國家之陳舊思維，而這種舊思想是受共產主義排斥宗教的思想模式所影響。藉著 2018 年中梵協議的溝通管道，建立雙方互動方式，也可藉此友好關係，牽制教廷在國際政治上之言行，不批評中國，配合或支持中國國際外交活動。

二、政治意識形態主導：雖然中共高層對梵蒂岡的看法有了極大轉變，但仍受政治意識形態所限，極力與對方保持「安全距離」，關鍵點在於中共疑懼梵蒂岡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1978～2005 在位）在東歐與蘇聯共黨政權垮臺曾扮演的精神宗教影響力，並引以為戒。是以，為不使共黨政權垮臺歷史在中國上演，中共對內加強與外國政府和宗教團體有信仰聯繫之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的壓制管控，推動「宗教中國化」運動，實現以黨政力量將各種宗教置於內政範疇中，排除外國勢力介入或影響。而中梵協議在共同任命新主教時，得以促進官方和地下團體合一，中國政府得以將中國天主教會納入政府「宗教中國化」運動中。為有效推動此政策，當中梵進行協商與實施協議內容時，中國政府明顯地呈現出強勢主導之傾向。

三、兩岸關係緊繃：中梵協議簽訂的時機為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兩岸摩擦不斷，梵蒂岡是中華民國臺灣在歐洲唯一邦交國，中共自可運用中梵協商營造中梵關係升溫議題，主導中梵互動快緩冷熱之政治氣氛，配合兩岸互動關係，向民進黨政府施壓和任意操作。從 2016 年 5 月 20 日蔡任職開始到 2018 年協議簽訂前，共計五個邦交國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中華民國斷交，^①對國際觀察家而言，中梵協議的簽訂不啻被視為蔡英文政府再次面臨外交危機，敲響警鐘。

四、策略操作：中梵協議的簽署不免使天主教地下團體認為中共與梵蒂岡已成為同路人之印象，中共或可藉此在國內打擊教廷在神職人員和教徒之形象，離間兩者之關係，降低教宗在中國之聲望與影響力，並趁機加以控制，並且也在國際視聽上造成普世教會對此議題看法之分裂。

由雙方所獲成果相較，看似中國政府收穫豐盛，教廷採取的是低調姿態，雖然

註① 聖多美普林西比（São Tomé and Príncipe，2016.12.21）、巴拿馬（Panama，2017.6.13）、多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2018.5.1）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2018.5.24）和薩爾瓦多（El Salvadore，2018.8.21）。以上國家名稱與日期均出自中華民國總統府官網（<https://www.president.gov.tw>）。

教廷高層多次表達不滿意成效，以成果來看，依舊可稱簽約雙方各有所獲，各取所需，然而也引發許多問題和爭議。

伍、中梵協議實施以來之問題

中梵雙方五年多來的互動得使吾人拼湊出協議較完整之馬賽克圖案，除了上述成果之外，所產生的問題也引人注目：

一、中、梵雙方中意的人選可能不同

目前的媒體報導並無指稱教廷是否應中國相關教區邀請提出主教人選名單，抑或對新人選提供意見。然而，不論有或無，都會導向一個問題，那就是教廷和教區（背後是中國政府）中意的人選可能不同。這可以從中國教會網站中發布的新主教產生流程中發現端倪，那就是中國教區選舉出人選的日期，距離教宗同意的日期長短不一，日期可長至近兩年，意謂著教廷多方考量該人選資格，也盡量與中國政府進行協調溝通，以求共識。中國政府堅持選舉過程以「獨立、自選、自聖」的原則產生的「民主」結果，如果教廷不接受選舉結果而堅持己見，對中國而言就是干預內政。如是中梵雙方意見不同，教廷可能以大局考量勉強接受對方中意人選，或者無共識而陷入僵局，可能影響中共續約之意願。目前教廷在中國無大使或代表協調歧見，使這問題更加複雜。國務卿帕洛林於 2022 年 9 月 14 日向義國媒體透露教廷欲將宗座駐港考察團（Holy See Study Mission in Hong Kong）遷至北京之願望（Il messaggero, 2022），外長蓋拉格（Paul Gallagher）在 2024 年 3 月 25 日接受外媒訪問時，也做相同表示（O'Connell, 2024），但是中方並無回應，淪為梵方一廂情願。

二、地下團體處境更加困難

許多觀察家都把教廷對中國政策與 1960 至 1980 年代的「東方政策」（Östpolitik）相提並論，兩種政策的實施都使忠於教宗的教會團體自認為梵蒂岡和共黨政府握手談和下的犧牲者，過去對教宗的忠誠反成為他們最沉重的負擔。

註⑮ 有關教廷的「東方政策」，請參閱陳聰銘（2016，頁 327-344）。

⑯方濟各教宗等教廷高層注意到這段沉痛歷史，才決定於《指導方針》中將加入愛國會與否之決定權交給相關人自行決定，為減輕他們為信仰而遭受的苦難。教廷對中梵關係此一重大癥結的解決方式，是嘗試將加入愛國會視為國民應接受的社會禮俗規範，遵守政府規定，這符合初期教會處在羅馬帝國迫害時期教會，以及教廷在1930年代解決日本神社參拜、滿洲國祭天和中國敬天祭祖習俗所引發的禮儀問題所做的權宜措施，既可安居樂業，也兼顧保全信仰生活之歷史經驗。教廷以尊重不同文化與地方習俗為出發點，尋求政教和諧，解決延宕三個世紀之久的「禮儀之爭」，這為中國天主教本地化奠定重要里程碑，⑰教廷再度援用此適應精神，尊重並接受中國政治社會現狀為基礎所做的因應措施。

從此措施看來，雖然教廷以中國教會合一為最終目標，但仍不願放棄地下團體，從協議實施成果來看，該團體也不會馬上消失；換言之，這也意味著關係人自身應該擔負自己所做的決定帶來的後果。地下團體成員對《指導方針》反應不一，有接受而加入愛國會者，也有激烈反對者，稱違背信仰，指控教廷出賣忠於教宗的地下團體，動搖地下團體對教宗的信任與忠誠。該團體面臨分裂危機，且變得更加脆弱，且進一步分崩離析。再者，由地下轉公開團體的三名主教都遭降級或逼退，權限削弱的結果，頗使地下團體成員心寒警惕，也增強了反對陣營批評《中梵協議》的聲音。

三、主教換陣營不代表教區合一

地下主教轉入公開團體後，該教區內兩團體並無因而合一，雖然有一些教友神職隨該主教轉進官方公開團體，但是大多數教友卻寧願堅持己志，反而蔑視該主教背叛信仰。⑱如吾人從中國教會官方和地下兩團體人數，以及地下轉官方主教管轄教區信徒人數不見明顯大幅變動情況來看，主教轉變陣營的影響有限。從地下團體規模較大的福建福州教區為例，林佳善主教轉入官方團體後，地下團體信徒人數依舊不見明顯變化（星島日報，2020；Cheng, 2020）。以河南靳祿崗情況來看，成為官方團體助理主教後，也有不少神職跟隨，但是地上與地下團體仍舊分裂對立（公教報，2019），影響與效應仍有待未來觀察。

註⑯ 有關教廷接受社會禮俗規範解決中國禮儀之爭，參閱陳聰銘（2010，頁111-134）。

註⑰ 吾人可在網路上找到不少地下團體成員發表對中梵協議的看法，但問題在於之所以是「地下團體」，都是使用化名，就算是本名，來源真假也都成疑問。如果中梵協議引發地下團體的抵制反對和批評，這足以表示反對人數極多，立場激烈，是以，在此以概況的方式說明。

四、中國政府加強制定新宗教法規

自 2018 年中梵協議簽訂後，中國政府制定頒布更多新法令嚴厲管控包括天主教在內的所有宗教活動，法規多如牛毛，領域含括人員、組織架構、機構房舍、活動、信息流傳接收、財務……等等，從 2018 年 9 月至 2022 年底，如排除與天主教無關之法令，總共有八條中央政府新法規制定，包含新修訂的舊法規，¹⁸另外還有各省分地方法規。這些鉅細靡遺、極度嚴密的法規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並孤立在境內的教會與成員活動空間，嚴控對外關係，否定地下團體神職人員之身分。這些限制對內地各教區，特別是教廷，想了解主教候選人資格造成很大阻礙，可以說中國新法令削弱，或部分抵銷了中梵協議的作用，增加了實施上的障礙。

五、教宗同意權在中國國內法令中遭忽略

有一新法令《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值得注意，其中第 12-3 條規定：「宗教教職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受境外勢力支配，擅自接受境外宗教團體或者機構委任教職，以及其他違背宗教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行為。」以及第 16 條規定：「天主教的主教由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批准並祝聖。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應當在主教祝聖後二十日內，填寫中國天主教主教備案表，報國家宗教事務局備案，並提交下列材料：（一）該主教的戶口簿複印件和居民身分證複印件；（二）省、自治區、直轄市天主教團體出具的民主選舉該主教的情況說明；（三）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批准書；（四）主持祝聖的主教簽署的祝聖情況說明。天主教主教備案表式樣由國家宗教事務局制定（中國政府網，2021）。」

此法令是中梵協議簽訂後所頒布，條文中私毫看不出新主教產生流程中納入教宗同意權之蹤跡；換言之，此流程與 2018 年以前無太多變化。這似乎是中共刻意向教廷透露一項訊息：如果中梵協議失效了，中國任命新主教流程也不會受影響。

註 18 以下四部法規在 2018 年前已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2011.1.1）、《宗教院校教師資格認定和職稱評審聘任辦法（試行）》（2013.1.1）、《宗教院校學位授予辦法（試行）》（2013.1.1）和《宗教事務條例》（2018.2.1），第四部法規應是中梵協商期間所頒訂。另有新法規或舊法規新修訂之頒布：《宗教團體管理辦法》（2020.2.1）、《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管理辦法》（2022.6.1）、《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2021.5.1）、《宗教院校管理辦法》（2021.9.1）、《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22.3.1）、《互聯網跟帖評論服務管理規定》（2022.12.15）、《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則》（2011.1.1），和《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2023.9.1）。括號內日期為實施日期，參考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https://www.gov.cn/>）。

此外，該條文也禁止中國神職人員無中國政府同意下與外國機構有密切教務隸屬關係。是以，中國方面對教廷有恃無恐，無形中對後者持續施加壓力被迫退讓以維繫續約。此外，網路通訊又遭政府當局監控，教廷難與中國神職人員保持暢通的聯繫。

六、中國境內教區衆多、情況不一、地方政教關係不同、地方政府與中央不同調

教廷外長蓋拉格點出實施障礙重重，因為教廷無代表在中國，單憑文件作業使新主教人選資格審查變得很困難之問題；再者，中梵協議為中國中央政府所簽署，個案送至地方政府和教區作業時，地方上的政教關係情況各有不同，程序也變得很慢、很複雜，中央和地方意見也不一定一致（Allen, 2020），是以，新主教任命案耗時逐案審查。

七、中梵各自教區劃分版本不同

中梵協議實施後出現共同任命之前六位新主教，但只侷限在雙承認的教區，彭衛照的案例突顯了這問題的嚴重性。至 2022 年為止教廷版本的中國教區有 147 個（116 教區，31 個代牧區、監牧區和其他牧民區域），但是中國政府版本中卻只有 95 個教區和 7 個牧民區域（聖神研究中心，2022；沙百里 2014，頁 3-8）。教廷和中國官方教區版圖相差甚遠，此問題影響層面大，關乎任命主教人數和職權範圍，確定的是雙方需時間協商解決，這因素將連帶影響雙方協商主教新人選之進度。

從 2024 年 1 月 29 和 31 日兩位新主教任職的例子中，吾人可發現孫文君擔任的山東濰坊教區是中國官方版本的教區規劃，教廷為遷就既成現狀而取消教廷版本舊教區益都之名稱（Vatican News, 2024a）。另一例則為福建邵武教區的吳奕順，該教區在中方版本中是閩北教區，教廷則將該新教區合稱為「邵武—閩北」（Shaowu, Minbei）（Vatican News 2024b）以兼顧雙方的教區版圖規劃。從此一趨勢看來，中梵協議的實施步驟已從新主教任命之階段，進入教區調整與整合之階段，且是教廷以尊重事實現狀為基礎，配合中國政府的規劃。或許上述彭衛照之問題，隨著時間流逝，順著趨勢而找到解決之道。

八、中方利用協議和教會法漏洞

除了已經納入新主教產生流程中的教宗同意權之外，上述所發生的問題也提供吾人推敲協議內容的線索。彭的案例顯示出中梵雙方可能同意以一個教區有一位主教主持教務為原則，先著手解決雙承認教區主教懸缺或任命新繼任人，其他非雙承認教區則待來日解決。然而，中方單方面降調彭至其他非雙承認教區，又轉調沈斌至其他教區，所憑藉的理由應該是兩人都已獲教廷承認的主教，不需要再呈請教宗行使同意權，中方大可自行調動。是以，協議中應該無規範現任雙承認主教調整牧職任所與階級的相關問題。

雖然教廷在協議實施上遭遇的問題頗繁雜，現階段只能一方面見招拆招，嘗試解決現有問題；另一方面，摸著石頭過河，摸索前進。總結上述論點，協議實施之過程出現了兩個趨勢：教區範圍調整和個案處理。

陸、教廷國際外交的開展促進中梵良性互動氣氛

蓋拉格在一場媒體訪問中一語道破中梵互動時，教廷所處的劣勢，他指出「雙方並無外交關係，梵蒂岡是小國，無任何牌可打，可仰賴的只是對話一途，除此之外，並無其他方式可與北京打交道，這就有如『將腳趾頭卡在門上』（Allen, 2020）」以避免門再度關閉。

為維繫協議對話管道暢通，教廷也透過雙方互動和國際舞臺上不同方式向中國表達善意：

一、謹慎與善意：中國的人權與宗教自由議題飽受國際輿論抨擊，境內天主教會中也有不少主教和神父遭囚禁，但是教廷並不表示意見，因為教廷更重要、更遠的目標在於維護現有的良性互動。另一個顯例，則是教廷在香港設置「中國研究辦公室」（Study Mission for China）並派有代表主持，但因該單位和人員不屬於正式外交性質，理需向港府申請工作居留證獲准入境。該單位可視為教廷在中國的哨前站，對教廷極為重要，平時該機構人員極為低調。教廷需時時保持警覺謹慎，特別是在 2019 年開始的香港社會運動時避免表態，一旦中梵關係惡化，中國政府可能會針對此機構施加報復，中梵協議的續約也可能受到影響。再者，教廷也對人權和維吾爾族議題三緘其口，教廷只能謹言慎行。

二、擢升香港主教周守仁為樞機：衆所周知，香港與澳門是中、梵溝通的橋

梁，教廷擢升香港主教周守仁為樞機，成為華人教會的牧首，目的在於透過香港與內地教區的交流，促進普世教會和大陸教會的溝通。

三、教宗的蒙古牧靈之行：教宗於 2022 年 8 月提拔了義大利籍年輕的蒙古監牧馬倫戈（Giorgio Marengo, 1974～）為樞機，為教宗方濟各訪問蒙古鋪設了與蒙古政府與教會交流之良好氣氛。2023 年 8 月 31 至 9 月 4 日訪問期間，教宗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演講中握著陪同訪問的湯漢樞機和周守仁樞機的手說：「向尊貴的中國人民致以親切的問候。……我也請中國天主教徒成為好基督徒和好公民（ABC News, 2023）。」透過教宗牧靈之旅向中國遞出橄欖枝，馬倫戈樞機也成為教廷與蒙古和中國交流的管道。

四、梵、越關係升級：2011 年越南與教廷達成協議允許教廷派任一名非常駐大使處理新主教任命，該大使時常到訪越南處理相關教務。越南總統武文賞於 2023 年 7 月拜訪教宗，雙方達成將在河內設一常駐代表處之協議（Vatican News, 2023a）。越南持續發出善意，總統武文賞正式邀請教宗訪問越南（UCA News, 2023）。越南在世人眼中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境內也時有傳出政教衝突意外事件，但是該國天主教人口比例在亞洲國家中是第二高的國家。梵、越協議的順利和雙方關係的升溫，成為往後梵、中關係的示範參考對象。然而，2024 年 3 月 20 日傳出武文賞被迫辭職，這是否為梵、越現階段漸入佳境之關係產生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AsiaNews, 2024）。

五、將中國主教融入普世教會：2018 年協議簽署後，教宗邀請陝西延安（榆林）主教楊曉亭，和一位前非法主教，後獲寬宥的河北承德主教郭金才參加同年 10 月在梵蒂岡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UCA News, 2018）；教廷延續此善意，新主教內蒙古集寧主教姚順和山東周村主教楊永強於 2023 年 10 月獲邀參與世界主教會議（Mares, 2023）。目前中國所有主教都已獲教廷承認，但是中國政府尚未承認地下主教，所以教廷尚未承認中國主教團之地位。教廷邀請中國主教與會之舉，不外是昭示中梵協議最終目標是將中國主教團納入普世教會中。

六、Covid-19 疫情期間梵中互動良好：2020 年初開始在中國境內漫延的肺炎疫情不僅引起世界各國注目，教宗也多次表示關懷（Vatican News, 2020a），中國教會之後也回贈防疫物資給梵蒂岡（Vatican News, 2020b），雙方有良性互動。

不論是中、梵互動，還是在國際上的外交作為，教廷步步為營、不評論與中國有關之敏感事件，目的在於更重要的目標：延續雙方良好的關係。¹⁹

註¹⁹ 雙方維繫良好的關係對教廷外交亦有好處，如教廷特使祖皮樞機（Cardinal Matteo Zuppi）於 2023 年

柴、中梵協議對兩岸四地華人教會之影響： 教務與政治外交層面

中梵協議只限於教廷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政教協議，內容也僅適用於大陸地區。再者，教廷多次斬釘截鐵地為協議定調為牧靈層次，無涉及政治外交議題，由此看來其內容應該不涉及香港與澳門教會，以及梵中建交。然而，該協議仍不免對兩岸四地華人教會產生影響。在此，分教務和政治外交兩層面來看協議對港、澳、臺之影響。

一、香港與澳門教會：從歷史淵源來說，港、澳教會直屬教廷傳信部（萬民福傳部）管轄，教務發展和主教任命與普世教會同步一致。中國政府自香港社運爆發後，逐步加強對香港的掌控措施，在內政上有加速逐步縮小與內陸差距之傾向，所謂「內地化」之疑慮漸起。2020 年 6 月 30 日香港《國安法》和 2024 年 3 月 23 日《基本法》23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別保安局，2024）的頒布實施不禁使人質疑港、澳的宗教自由和天主教會受到負面影響的程度與範圍。中梵協議或類似內容的一份新協議是否將成為未來必然的發展趨勢而擴展到香港與澳門教會，這其實是很敏感，卻是許多關心港、澳教會未來發展的人內心疑問，又無法避而不談的問題。

香港周守仁和澳門李斌生兩位主教都曾前往北京訪問，2023 年 11 月中旬北京主教李山也應邀請回訪香港，香港教區與中國天主教「一團一會」三年來舉辦了數場有關以「天主教中國化」為議題之研討會，雙方禮尚往來，交流不斷。若以此稱這「天主教中國化」措施為即將施行於港、澳教會之前兆，則未免流於言之過早、妄自揣測之辭。此時，吾人需以兩個指標做為未來觀察重點：「中國天主教團」是否將包含港、澳主教，且兩地新主教產生流程是否發生變化，以及「天主教愛國會」或類似組織是否會在香港和澳門教區成立。這兩個問題可能未來將成為梵、中、港、澳四方關係埋下隱憂，進而浮上檯面成為變數。

二、中梵建交與否：中梵是否達到建交的階段，其實關涉許多問題，中華民國外交部在第一時間發出聲明，表示「期待這項協議有助中國天主教會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並能促進中國宗教自由的發展；同時，教廷已向臺灣重申，這項臨時性協議不影響臺梵邦交（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2018）。」對臺灣而言，教廷自始

9 月 13-14 日訪問北京，為營救被帶到俄羅斯的烏克蘭孩童返鄉，以及協調俄烏戰爭，與中國政府高層協商（Vatican News, 2023b）。

即將此協議定位為教務層面，此言有將梵臺邦交隔離，不受協議實施影響之作用。縱然如此，在臺灣從政府、民間，乃至天主教會成員，無不為臺梵邦交感到憂心忡忡，甚至不少媒體繪聲繪影揣測梵蒂岡將不久與中華民國臺灣斷交，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此，分三部分解析此問題：

（一）中共領導高層政治意識形態高漲之下，預料中共內部極端保守陣營無法接受與梵蒂岡此一宗教政治實體建交，並與普世天主教會最高領袖密切往來，以目前的跡象顯示此一問題在未來數年可能無法突破。

（二）教廷派駐大使至邦交國，大使之階級是總主教，一旦中梵建交，將有一總主教大使駐留北京，而成為中國教會的首牧，境內所有神職教徒均需服從，這應是中國現行法令和政府所無法容許之事。

（三）教廷期待在北京派駐常設宗座代表，在現階段中國政府對內以法令嚴厲控管境內所有宗教活動，在無主管單位同意下，禁止中國教會與外國人士團體進行接觸或聚會，教廷代表無法自由行動對新主教人選進行查訪，更遑論拜訪政府機構和愛國會，該代表之意見也未必在中國教會發生作用，而這問題影響到教廷代表職務無法執行之問題，不論是總主教與否。雖然宗座代表不屬於外交系統，非正式外交使節，但此可能性如今看來並不高。

三、排擠效應：教宗方濟各到蒙古進行牧靈訪問，在上述演講場合中聯同香港的湯漢樞機和周守仁主教向中國政府與教會發出呼籲，臺灣主教和教友們因緣際會無組團前往蒙古參與盛會；假設臺灣主教在場，屆時，教宗邀請臺灣主教上臺與否都會使梵、中、臺三方尷尬。從此事件中可發現一跡象，那就是教廷將對中國關係列為優先項目，不論是中梵協議有效時期與否，在普世教會的國際場合中，「中華民國臺灣」相關政教事務人員都會被掩蓋，出現排擠效應。

四、兩岸教會交流：大陸與臺灣教會以往交流頻繁，2010年5月8日福建廈門蔡炳瑞就任新主教時，臺北總主教鄭再發受邀共祭（公教報，2010），但在2010年代中期以後因兩岸關係不穩定而緊縮，至今僅以臺北的輔仁大學和聖博敏神學院為主要的管道，方式偏向個案、學術和教會機構內的交流。如今中國大陸教會所有主教都受教廷承認，臺灣欲發展兩岸關係，或可以兩岸教區為基礎進行教會間的交流。

五、加強臺梵關係：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呼應教廷國際人道慈善活動，積極參與救援，也扮演臺灣教會和華人宗教交流的中介角色，參與梵蒂岡和普世教會對話。雖然中梵協議與臺灣無直接關係，但是臺梵邦交有助於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的能見度，且兩岸主教也可在普世教會場合中進行交流。

梵蒂岡是中華民國政府極端重視的友邦，自然不會，也無法阻礙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關係，只能密切觀察事態進展；再者，大陸宗教與人權情況的改善對臺灣也不無好處。

捌、教廷新外交路線與中梵協議未來發展

教宗方濟各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在梵蒂岡大殿的降福廳（Benediction Hall）向全體教廷官員發表祝賀耶誕節演說，他期勉教會要傾聽外面所有人的聲音，「僵硬式的意識形態立場阻礙我們前進（Pope Francis, 2023）。」教宗主要是針對目前他致力推動的普世天主教會多項大改革，但是他這一席話含括所有議題和處事準則，自也關涉教廷對於具體、且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特定國家之外交傳教政策。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對愛國會和非法主教強硬不退讓的立場使梵、中關係陷入死結，所以方濟各教宗強調的具彈性之思考模式，正是為他的中國政策做了最佳註腳。

一、教廷具彈性的對中國新外交路線

「獨立自選自聖」和「一會一團」是中、梵對話高難度的障礙，方濟各時期的教廷從「接納」愛國會功能做為開啓對話的鑰匙，再透過與中國政府共同選任新主教，使全體主教都受教廷承認，突破「獨立自選自聖」的難題。然而，吾人需注意一點的是教廷從未正式表示承認愛國會的地位，也不願在公開場合談論愛國會之相關議題，避免與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將愛國會定位為非教會機構之立場產生矛盾。此一謹慎態度從發布協議架構下所產生的新主教公告中可見一斑，因為內文都無提及該候任主教從教區選舉中選出來的日期。教廷所注重的是新主教整體選任到祝聖的過程，以「結果」為重，愛國會之角色並非重點。

教廷和教宗是推動中梵對話的主動方，也是動力所在，從教宗方濟各到國務卿帕洛林和外長蓋拉格，都異口同聲地肯定中梵主教協議的必要性，蓋拉格甚至以假設語氣說如果沒有協議，或沒同意給予中共在撿選新主教一個重要角色，不出十年，可能會有更少的主教與教宗共融（Allen, 2020）。教廷不諱言地稱不滿意目前的成績單（Mares, 2022），但是基於「不好的協議比沒協議還好」之理由（LifeSite, 2023），雖然教廷冀望與中國商談修改部分內容無法如願（Gagliarducci, 2022），也不願放棄這個雙方唯一的正式協商管道，並表達願將協議從臨時性質變為無期限之期望（Allen, 2020）。

二、中梵協議的前景

中國教會在 2006～2012 年間祝聖了六名無教宗同意的非法主教，教廷和中國關係極度惡化，2013 年方濟各成為教宗時也擔心這一幕悲劇再度上演。無協議的中國教會是否真的會再度出現非法主教？吾人可推論梵中協議下，教廷頻頻讓步，中國政府是淨獲利的一方。2022 年 10 月 22 日續約 14 個月後，終於又再出現一波新任主教，這可能是這段期間中梵雙方對人選出現歧見，加入教宗同意權或許對中國而言是唯一新制約因素。有無或延遲新主教產生對中共政權而言無任何影響，走回頭路也非完全不可能，但對教廷來說是惡夢重演。再者，中共無所忌憚地對教會施壓，不尊重中梵協議精神，縱然成績不盡令梵方滿意，然而，整體中國教會依然運作，也產生新主教。是以，往後協議續約仍是教廷勢在必行的優先事項，外長蓋拉格也公開做此表示（O'Connell, 2024）。

教宗方濟各大力推動「同道偕行」（Synodality）²⁰，普世教會所有成員應該在主教領導下與教宗共融，這也可說明教廷透過中梵協議產生的新主教，將中國主教納入普世教會的努力。然而，在中共眼中這精神層次的共融卻可能與「獨立自選自聖」的原則相抵觸，進而縮減中國政府對中國天主教會之控制權，普世教會努力目標挑起中共的警戒心，這或可說明何以中國兩位主教分別參與 2018 和 2023 年的世界主教會議，無法全程與會而須提早回國的原因。這種警戒心起於政治意識形態，使中共對教廷的關係若即若離，中梵協議實施過程變數極多，受政治事件和政治領導人主觀因素影響而極度脆弱，前景仍不明朗。

至於屆期續約順利與否，則關乎中梵雙方互動情況。不少觀察家認為實施過程窒礙難行而推斷協議未來可能無法續約，此一問題端視雙方期待的底線，如以政治現實來看，任何一方無意願續約或要求中止協議可能性也並非為零。從協議簽署後，不論是中共或教廷都沒有亮出談判的底牌與可容認的底線；然而，吾人可以合理推斷，認為任一方如果判斷此協議無益，甚至有害己方利益和所設定的目標，都有可能為協議劃下休止符。對中共而言，這底線應該是長期推動的「三自運動」（獨立自主自傳）、和「天主教中國化」的目標。對教廷來說，則是新主教任命，

註²⁰ 「同道偕行」與「共議精神」（Collegiality）常相提並論。世界主教會議籌備委員會定義為「『同道偕行』是教會，即天主子民特有的生活和運作模式（modus vivendi et operandi）的綜合體——當教會所有成員一起同行、一同集會並積極參與福傳使命時，『同道偕行』便彰顯並實現教會共融的本質」。而『共議精神』（或譯為『主教集體性』）就是由主教執行牧職，與其他普世教會各地主教共融，透過教會機構表達出來的同道偕行。所有同道偕行正當的表達在本質上就包含主教集體性地執行牧職。」（Commission théologique internationale, 2018）。

以及教區教務的發展。上文推斷可能之前有候任主教人選非教廷所喜，然而到目前為止九位新主教上任後並無傳出不妥之事，教務也順利發展。對中共來說，目前成果也在預期和可控制的範圍內。是以，只要實施情況仍符合雙方利益與期待，應當會持續續約。

玖、結論：回歸教會傳統

方濟各教宗下的教廷發揮靈活的外交路線以維繫梵中對話，但如何選任主教是核心問題所在。教廷為審查候選主教資格而感困難重重：如何在欠缺相關人員資料情況下選出他們都不熟悉，但應該適任的人選？除了「愛國」（成為愛國會成員）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外，筆者認為教廷的解決方式是訴諸「教會傳統」。在很長久的時間中，教廷官員和西方傳教士一直在質疑中國國籍教士是否具備一顆「羅馬心」（Roman heart）（Henri Lécroart, 1918），也就是包含了與羅馬教宗共融的心、忠於教宗和堅定的天主教信仰。這種略帶警覺、不信任的心態，或可解釋何以遲至 1926 年 10 月中國教會才出現第一批國籍主教之原因（陳聰銘，2017，頁 96），全球其他傳教地區的教會也處於同樣情況。事實上，今日教廷在審查考核全球各地候選主教資格時，評估對方「羅馬心」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共同的標準。

自 1979 年改革開放後，中共在天主教修院司鐸神職人員陶成教育中，加強灌輸共產主義和政治教育，加上重重政治監督功能，中國神職人員的靈修與神學程度相較於普世教會神職平均水平之差距是一大問題，所謂的「羅馬心」高低也不無疑問，這很大程度上與個人抗壓能力相關。不可諱言的，目前中共對天主教施壓力道逐漸增加，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或有可能侵蝕「羅馬心」，但影響如何卻因人而異。時間會透露中國神職是否與教廷的心跳同步，心靈相通。雖然教廷對中國政府做了許多退讓，但是對世人來說，依舊太早認定教廷在中、梵協商角力過程中是輸的一方。教廷外交圈中流傳一句俗諺：「世俗政治是一時的，羅馬的耐心卻是永恆的。」

* * *

（收件：113 年 1 月 4 日，接受：113 年 3 月 12 日）

[Research Note]

The Content, Consequences, Outcomes,
and Perspective of the Sino-Vatican
Agree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Vatican Diplomacy

Alexandre Tsung-ming Che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in History

Abstract

Signed in Beijing on September 22nd, 2018, the Sino-Vatican Temporary Provisional Agreement o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Sino-Vatican relations. The two parties agreed to keep the content confidential during this mechanism's "experimental" phase,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renewing it once every two years. To date, two renewals have been completed. My article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 its procedural aspects, the consequential outcomes, the obstacles, the perspectives it envisions,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as well a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e study delves into two spheres: 1.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Church: This includes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measures and juridical regulations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response to the agreement's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s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the Episcopal Conference,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Official Catholic Community and the Underground Community. 2. Vatican's Role: The Vatican publishes directives and exercises the Pope's spiritual influence to encourage Chinese clergy to accept the agreement. Simultaneously, it employs Pontifical diplomacy to strengthen Sino-Vatican relations.

This study leads to two points in the conclusion: 1. The outcom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led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es. 2. The Holy See i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in Episcopal nomination arising from the agreement.

Keywords: Sino-Vatican Agreement, Appointment of Chinese Bishops, 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CCPA), Self-Election and Self-Consecration, Vatican diplomacy towards the P.R.C.

參考文獻

中文

- 中國天主教網（2023）。〈天主教上海教區舉行主教就職儀式〉，4月4日。<https://www.chinacatholic.cn/html/report/23040092-1.htm> [Zhongguo tianzhujiao wang (2023). *Catholic Diocese of Shanghai holds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bishop*, April 4.]
- 中國天主教網（2024a）。〈河南天主教鄭州教區舉行王躍勝主教祝聖典禮〉，1月26日。<http://www.catholicsh.org/NewListIn.aspx?InfosID=15849&InfoCategoryID=19> [Zhongguo tianzhujiao wang (2024a).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Zhengzhou in Henan held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Bishop Wang Yuesheng*, January 26.]
- 中國天主教網（2024b）。〈山東天主教濰坊教區舉行孫文君主教祝聖典禮〉，1月29日。<https://www.chinacatholic.cn/xhtml/report/24010733-1.htm> [Zhongguo tianzhujiao wang (2024a). *Catholic Diocese of Weifang, Shandong, holds Sun Wenjun's consecration ceremony*, January 29.]
- 中國天主教網（2024c）。〈福建天主教閩北教區舉行吳奕順主教祝聖典禮〉，1月31日。<https://www.chinacatholic.cn/html1/report/2401/860-1.htm> [Zhongguo tianzhujiao wang (2024c).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Minbei (North Fujian) held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Bishop Wu Yishun*, January 31.]
- 中國政府網（2021）。〈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1月18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09/content_5586371.htm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Regul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Religious Clergy*, January 18.]
- 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2018）。〈中梵主教任命協議，外交部：不影響臺梵邦交〉，9月22日。<https://www.taiwanembassy.org/va/post/3557.html>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the Holy See (2018). *China-Vatican agreement on appointment of bishop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not affect Taiwan-Vatican relations*, September 22.]
- 公教報（2010）。〈廈門教區蔡炳瑞晉牧，填補十九年主教空缺〉，5月23日。https://kkp.catholic.org.hk/gl/gl3457/gl3457_03.htm [Kung Kao Po (2010). *Cai Bingrui of Xiamen Diocese concreated Bishop resolves Episcopal vacancy for 19 years*, May 23.]
- 公教報（2017）。〈鳳翔李鏡峰主教安息，曾勞改廿載，備受教友愛戴〉，11月24日。<https://kkp.org.hk/past/detail/39562/> [Kung Kao Po (2017). *Bishop Li Jingfeng of Fengxiang rests in peace. He served in labor camps for 20 years and was loved by the*

faithful, November 24.]

公教報（2019）。〈河南地下主教公開就職，獲政府承認為助理主教〉，2月15日。
<https://kkp.org.hk/past/detail/41964/> [Kung Kao Po (2019). *Underground bishop of Henan officially takes office and is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as coadjutor bishop*, February 15.]

天主教在線（2019a）。〈集甯姚順神父獲祝聖為教區主教，成中梵協議後首位晉牧司鐸〉，8月26日。<https://www.ccccn.org/china/2019-08-26/68699.html> [Tianzhujiao zaixian (2019a). *Father Yao Shun of Jining was consecrated as bishop of the diocese, becoming the first priest to be consecrated after the Sino-Vatican agreement*, August 26.]

天主教在線（2019b）。〈中國教會三日內再添新牧，漢中教區胥紅偉獲祝聖為助理主教〉，8月28日。<https://cccn.org/china/2019-08-28/68713.html> [Tianzhujiao zaixian (2019b). *The Chinese Church has added a new pastor within three days. Xu Hongwei of Hanzhong Diocese has been consecrated as coadjutor bishop*, August 28.]

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主編）（2014）。《中國天主教指南2014》。新加坡中華公教聯絡社。[Charbonnier, Jean (Ed.) (2014). *Guid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2014*. Singapore China Catholic Communication.]

信德網（2020a）。〈重磅！天主教青島教區舉行陳天浩主教祝聖典禮〉，11月23日。
<https://www.xinde.org/show/49917> [Faith Weekly (2020a). *Important news!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Qingdao holds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Bishop Chen Tianhao*, November 23.]

信德網（2020b）。〈天主教臨汾教區舉行劉根柱主教祝聖典禮〉，12月22日。<https://www.xinde.org/show/50103> [Faith Weekly (2020b).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Linfen holds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Bishop Liu Genzhu*, December 22.]

信德網（2021a）。〈平涼教區舉行李輝助理主教祝聖典禮〉，7月28日。<https://www.xinde.org/show/51249> [Faith Weekly (2021a). *Pingliang Diocese holds consecration ceremony for coadjutor Bishop Li Hui*, July 28.]

信德網（2021b）。〈天主教武漢教區舉行崔慶琪主教祝聖典禮〉，9月8日。<https://www.xinde.org/show/51465> [Faith Weekly (2021b).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Wuhan holds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Bishop Cui Qingqi*, September 8.]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別保安局（2024）。〈《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及其他相關文件〉，3月23日。<https://www.sb.gov.hk/chi/b123/consultation.html> [Security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 China (2024).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March 23.]
- 星島日報 (2020)。〈中梵福州主教就職，稱堅持天主教中國化〉，6月11日。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229114/%E6%97%A5%E5%A0%B1%E4%B8%AD%E5%9C%8B-%E4%B8%AD%E6%A2%B5%E7%A6%8F%E5%B7%9E%E4%B8%BB%E6%95%99%E5%B0%B1%E8%81%B7-%E7%A8%B1%E5%A0%85%E6%8C%81%E5%A4%A9%E4%B8%BB%E6%95%99%E4%B8%AD%E5%9C%8B%E5%8C%96?fb_comment_id=2966785033375266_3251540714899695 [Singtao (2020). *Chinese-Vatican bishop of Fuzhou takes office, saying he insists on Catholic Sinicization*, June 11.]
- 梵蒂岡新聞網 (2022)。〈聖座對中國一位主教不符合協議的「就職儀式」感到遺憾〉，11月24日。<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2-11/vatican-surprise-regret-installation-chinese-bishop.html> [Vatican News (2022). *The Holy See regrets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a Chinese bishop that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agreement*, November 26.]
- 梵蒂岡新聞網 (2023a)。〈沈斌主教調任上海教區，聖座數天前被告知這項決定〉，4月4日。<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3-04/chinese-bishop-shen-bin-transferred-shanghai.html> [Vatican News (2023a). *Bishop Shen Bi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hanghai Diocese. The Holy See was informed of this decision a few days ago*, April 4.]
- 梵蒂岡新聞網 (2023b)。〈帕羅林樞機：教宗任命上海主教是爲了教區益處及對話〉，7月15日。<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3-07/cardinal-parolin-pope-appoints-shanghai-bishop-good-dialogue.html> [Vatican News (2022b). *Cardinal Parolin: Pope appoints Shanghai bishop for the benefit of the diocese and for dialogue*, July 15.]
- 陳介夫 (2011)。《天主教法典註釋》。碧岳學社文化事業。[Chen, Jiefu (2011). *Explanatory Notes of Catholic Canon Law*. Studium S. Pius X.]
- 陳聰銘 (2010)。〈1930年代羅馬教廷結束「禮儀之爭」之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 (12)，97-143。[Chen, Tsung-ming (2010). Notes on the Holy See's Solution to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the 1930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70 (12), 97-143.]
- 陳聰銘 (2016)。《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 (1912~1978)》。光啓文化。[Chen, Tsung-ming (2016). *Sino-Vat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Vatican's Relations with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1912~1978). Guangqi.]

- 陳聰銘（2017）。〈從光若翰巡閱使的報告看國籍教士地位與擢升國籍主教之問題〉。《哲學與文化》，44（11），83-108。[Chen, Alexandre Tsung-ming (2017). The Problems on the Issues of Chinese Clergymen's Status and of Their Eventual Promotion to Local Episcopacy: Study on the Reports of Jean de Buébriant M.E.P., Apostolic Visitor to China.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44 (11), 83-108.]
- 聖神研究中心（2022）。〈新公布的中國天主教會統計告訴我們〉，7月28日。<https://www.patreon.com/posts/xin-gong-bu-de-69693810>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2022). *What newly released statistics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tell us*, July 28.]
- 鹽與光傳媒（2020）。〈中梵臨時協議後第四位中國政府認可的地下主教舉行公開就職〉，6月23日。<https://slmedia.org/ch/blog/bishop-peter-li-huiyuan-of-fengxiang-diocese> [Salt and Light Catholic Media Foundation (2020). *The fourth underground bishop recogn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fter the Sino-Vatican provisional agreement was publicly installed*, June 23.]

英文

- ABC News (2023). *Pope tells Chinese Catholics to be good citizens, applauds Mongolia for religious peace as China looks on*, September 4. <https://www.abc.net.au/news/2023-09-04/pope-greets-chinese-catholics-china-watches-over-mongolia-mass/102810098>
- Allen, John L. Jr. (2020). *Vatican's top diplomat defends China deal: 'Something had to be done'*. Crux, October 7. <https://cruxnow.com/interviews/2020/10/vaticans-top-diplomat-defends-china-deal-something-had-to-be-done>
- AsiaNews (2024). *Vietnamese President Thường, promoter of dialogue with Pope Francis, resigns*, March 20. <https://www.asianews.it/news-en/Vietnamese-President-Thường,-promoter-of-dialogue-with-Pope-Francis,-resigns-60385.html>
- Catholic-Hierarchy (n.d.). *The Hierarch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Current a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its bishops and dioceses*. <https://www.catholic-hierarchy.org/>
- Cheng, Ruowan (2020). *Msgr. Peter Lin Jiashan is the (official) archbishop of Fuzhou*. AsiaNews, June 9. [https://www.asianews.it/news-en/Msgr.-Peter-Lin-Jiashan-is-the-\(official\)-archbishop-of-Fuzhou-50299.html](https://www.asianews.it/news-en/Msgr.-Peter-Lin-Jiashan-is-the-(official)-archbishop-of-Fuzhou-50299.html)
- Crace, John (2012). *Chinese bishop placed in isolation after quitting government post*, July 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ul/10/chinese-bishop-isolation-quitting-government>

- Gagliarducci, Andrea (2022). *Cardinal Parolin says he hopes Vatican-China deal can be tweaked*, Apr 11.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50937/cardinal-parolin-says-he-hopes-vatican-china-deal-can-be-tweaked>
- Holy See Press Office (2019). *Orientations for the Chinese Clergy, respecting their freedom of conscience*, 28.06.2019, June 28.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en/bollettino/pubblico/2019/06/28/190628g.html>
- Holy See Press Office (2023). *Resignations and Appointments*, 15.07.2023, July 15.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en/bollettino/pubblico/2023/07/15/230715a.html>
- LifeSite (2023). *Leading Vatican diplomat says China deal the result of decades work but 'not the best'*, March 15.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leading-vatican-diplomat-says-china-deal-the-result-of-decades-work-but-not-the-best/>
- Mares, Courtney (2022). *Cardinal Parolin hopes Cardinal Zen arrest will not complicate Vatican-China dialogue*. Catholic News Agency, May 13.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51230/cardinal-parolin-hopes-cardinal-zen-arrest-will-not-complicate-vatican-china-dialogue>
- Mares, Courtney (2023). *Chinese bishop reflects on his experience at the Synod on Synodality*. Catholic News Agency, November 17.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56041/chinese-bishop-reflects-on-his-experience-at-the-synod-on-synodality#:~:text=Bishop%20Yao%20Shun%20of%20Jining%20and%20Bishop%20Yang,Rome%20Newsroom%2C%20Nov%2017%2C%202023%20%2F%2011%3A56%20am>
- O'Connell, Gerard (2024). *Interview: Pope Francis' foreign minister on Gaza, Ukraine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China*. American Magazine, March 26.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politics-society/2024/03/26/archbishop-paul-gallagher-gaza-ukraine-vatican-247585>
- Pope Benedict XVI (2007). *Explanatory Note , Letter of His Holiness Pope Benedict XVI to Chinese Catholics*, May 27.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en/letters/2007/documents/hf_ben-xvi_let-20070527_china-note.html
- Pope Francis (2023). *Christmas Greetings of the Holy Father to the Roman Curia*, December 21.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23/december/documents/20231221-curia-romana.html>
- UCA News (2018). *First-time Chinese bishops attend Rome synod*, October 4. <https://www.ucanews.com/news/first-time-chinese-bishops-attend-rome-synod/83538>

- UCA News (2023). *President invites Pope Francis to visit Vietnam*, December 15. [https://www.ucanews.com/news/president-invites-pope-francis-to-visit-vietnam/103596?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UCAN+Evng+Newsletter+15+Dec+2023+\(Copy+2\)&cmid=5c5874f2-c547-417d-9d58-71a6f960496f](https://www.ucanews.com/news/president-invites-pope-francis-to-visit-vietnam/103596?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UCAN+Evng+Newsletter+15+Dec+2023+(Copy+2)&cmid=5c5874f2-c547-417d-9d58-71a6f960496f)
- Vatican News (2020a). *Pope Francis prays for those affected by the coronavirus*, January 20. <https://www.vaticannews.va/en/pope/news/2020-01/pope-francis-angelus-prayer-victims-coronavirus-china.html>
- Vatican News (2024a). *Resignations and Appointments*, 29.01.2024, January 29.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en/bollettino/pubblico/2024/01/29/240129d.html>
- Vatican News (2024b). *Resignations and Appointments*, 31.01.2024, January 31.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en/bollettino/pubblico/2024/01/31/240131b.html>

其他語言

- Acta Apostolica Sedis (AAS) (1934). Concordato fra la Santa sede e la Repubblica Austriaca. *AAS* 26, 2 Maii, Ser. II, y. I-Num, 7, 249-272.
- Acta Apostolica Sedis (AAS) (1957). Concordato fra la Santa sede ED il Nordrhein-Westfalen. *AAS* 49, 17 Aprilis, Ser. II, v. XXIV. N.4, 201-217.
- Acta Apostolica Sedis (AAS) (1995). Conventiones I. Inter Apostolicam sedem et foederatas civitates Saxoniae-Anhaltini, Brandenburgii et Liberi Status Saxoniae. *AAS* 87, 6 Februarii, N. 2, 129-164.
- Agence de presse internationale catholique (APIC) (1991). *Genève: «Comment les évêques sont-ils nommés en Suisse?»*, March 17. <https://www.cath.ch/newsf/geneve-comment-les-eveques-sont-ils-nommes-en-suisse-170391/>
- Cath.ch. (2004). *Le Vietnam n'accepte pas la nomination d'évêques par le Pape*, November 23. <https://www.cath.ch/newsf/hanoi-rejet-des-critiques-du-pape-sur-le-manque-de-liberte-religieuse/>
- Commission théologique internationale (2018). *La synodalité dans la vie et dans la mission de l'Église*, March 2.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cti_documents/rc_cti_20180302_synodalita_fr.html
- Il messaggero (2022). *Papa e Xi Jinping, messaggi a distanza: mentre il cardinale Parolin pensa a chiudere l'ufficio di Hong Kong*, September 16. https://www.ilmessaggero.it/vaticano/parolin_hong_kong_chiude_ufficio_papa_francesco_cina_taiwan_messaggi_cosa_succede-6927636.html?refresh_ce

- Lécroart, Henri, S.J. (1918). Visite apostolique en Chine : Pékin 1919~1920. Archives MEP, novembre 19 (vol. AZ-4). à de Guébriant.
- Metz, René (1986).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ernier et unique chef d'Etat au monde qui nomme les évêques. *Revue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60 (1-2), 63-89.
- Tkhorovskyy, Mykhaylo (2004). *Procedura per la nomina dei vescovi: evoluzione dal Codice del 1917 al Codice del 1983*. 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
- Vatican News (2018). *Accord provisoire entre le Saint-Sièg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ur la nomination des évêques*, September 22. <https://www.vaticannews.va/fr/vatican/news/2018-09/saint-siege-chine-accord-nomination-eveques.html>
- Vatican News (2020b). *Les remerciements du Saint-Siège pour l'aide arrivée de Chine*, April 9. <https://www.vaticannews.va/fr/vatican/news/2020-04/coronavirus-saint-siege-aide-medecine.html>
- Vatican News (2020c). *Parolin: l'accord avec la Chine a été recherché par tous les Papes récents*, October 3. <https://www.vaticannews.va/fr/vatican/news/2020-10/parolin-l-accord-avec-la-chine-est-un-accord-recherche-par-tous.html>
- Vatican News (2023a). *Accord Saint-Siège-Vietnam: le représentant apostolique résidera à Hanoi*, July 27. <https://www.vaticannews.va/fr/vatican/news/2023-07/nonce-apostolique-vietnam-vatican-saint-siege-diplomatie.html>
- Vatican News (2023b). *De retour de la Chine, le cardinal Zuppi invite tout le monde à s'impliquer pour paix*, September 16. <https://www.vaticannews.va/fr/vatican/news/2023-09/cardinal-zuppi.html>
- Vavasseur-Desperriers, Jean (1996). La France et le Saint-Siège dans les années vingt. In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Ed.),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pp. 775-795).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